

宋元明清法帖墨迹

截玉軒藏

上海書畫出版社

漢公所臨良是
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
鄧氏書室



宋元明清法帖墨迹

截玉軒藏

上海書畫出版社

歐陽法中未至其妙處從
容中道誠書家所不無
也吳興趙輔仕補其不足
前人已評之故不論平原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宋元明清法帖墨迹/上海書畫出版社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725-731-8

I. 宋... II. 上... III. ①漢字—法帖—中國—宋代
②漢字—法帖—中國—元代③漢字—法帖—中國—明清時代
IV. J29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35574 號

責任編輯: 王 彬 張恒烟

封面設計: 楊關麟

技術編輯: 楊關麟

宋元明清法帖墨迹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郵編: 200050

網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上海精英彩色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965 1/8

印張: 9 印數: 1-5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25-731-8

定價: 88.00圓

目錄

宋元明清法帖墨迹綜述	單國霖	一
駐想瑤波 思接千載	沈培方	四
宋・洪邁 楷書新茗帖		六
元・張養浩 行書暑酷帖		八
元・顧安 行書和張士行七言詩帖		一二
元・柯九思 行楷七言詩帖		一四
元・柯九思 行楷題趙孟頫補書唐人臨王右軍瞻漢二帖		一六
元・楊維禎 草書致松月軒主手札		二〇
明・宋濂 行書致端如手札		二四
明・劉廌 行草致聖容手札		二六
明・劉珏 草書李白詩帖		二八
明・姚綬 行書七言詩帖		三二

明・祝允明 行草書手札		三四
明・祝允明 行書跋沈周山水		三八
明・王守仁 行書致舫齋手札		四〇
明・王穀祥 行書咏美人詞		四四
明・鄭時 行書尚竹帖		四六
明・莫是龍 行書題小米雲山卷		四七
明・陳繼儒 行書唐解元贊		五〇
明・鄒之麟 行書手札		五二
明・文震孟 行楷陶弘景語		五三
清・吳歷 行書五言詩札		五六
清・查昇 行書七言詩帖		五八
圖版說明	張鐵英	六〇

宋元明清法帖墨迹綜述

單國霖

歷來愛好收藏名人手札和詩稿的收藏家，會不遺餘力地尋覓和搜集名家的片紙散頁，集腋成裘，合成一部集冊，不時摩挲賞玩，品賞其精彩的文詞和個性流溢的書法風采。這些集冊往往具有補充史料和欣賞書法的雙重價值，其中不乏傳世書迹稀少的名人之作，有着珍貴的史料價值。

這部《宋元明清法帖墨迹》收入南宋洪邁、元柯九思、楊維禎、張養浩、顧安、明宋濂、劉薦、劉珏、姚綬、祝允明、王守仁、王穀祥、鄭時、莫是龍、陳繼儒、文震孟、鄒之麟、清吳歷、查昇等十九家的手札和詩文稿，其中柯九思、祝允明各有二通，共計二十一通。此冊的書者既有各代的名臣、文壇名士，又有著名的書法家和畫家，無疑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藝術觀賞價值，其中有一些為傳世作品極少的歷史名人之迹，提供了認知他們書法風貌的極佳實物材料。此集冊有些書帖曾經歷史上著名收藏家和書畫家收藏，流傳有迹可尋；又經當代著名書畫家、鑒定家謝稚柳和陳佩秋先生度藏，誠為一部珍貴的書迹合冊。此次首次付梓出版，筆者擇其特殊者，就其藝術品格略抒鑒賞之感受，以與藝術同好相與共析。

南宋洪邁《楷書新茗帖》，是一通與友人交酬應答的尺牘，書者末署題『五月廿四日門生洪邁劄子』，劄子即札子、尺牘，北宋歐陽修《歸田錄》云：『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可知榜子在唐代和北宋時為一種比較簡單的表奏文書，後改稱劄子。到南宋時，士大夫之間往來私信也可稱劄子。《楷書新茗帖》即是一通私人間的信札。宋時尺牘的稱謂和格式有嚴格的規定，如開頭署寫信者的名字，結尾用語因授受雙方關係不同而有所區別，如自尊與卑者曰不具，以卑者上尊者曰不備，朋友文馳曰不宣。此帖中結尾低兩格洪邁寫『右謹具申呈』，這是卑者上尊者的用語，由下面他自署『門生』，可知他是受者的門生或下屬。這種格式和用語在南宋《岳珂手札》和《張即之手札》（均藏故

宮博物院）中都可見到。只是後二劄子都署上官職，而洪邁劄子未署官職，也可能是他年輕尚未任官時所書。此通手札反映了南宋劄子的通行格式。

元代書帖收有柯九思、楊維禎、張養浩、顧安等人共五通，彌足珍貴。其中柯九思書帖為謝氏夫婦以己藏八大山人花鳥大軸易得，為其平生所珍視，而楊維禎的《草書致松月軒主手札》則堪稱其書法的佳作。

楊維禎（一二九六—一三七〇）是元代後期文壇領袖人物，他早年三十歲以前苦讀經史詩賦，游學四明諸地，求學訪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三十二歲的楊維禎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兼勸農事職，此後直至他六十四歲的三十年間，斷斷續續地交替做官、閑居。他為人正直，任官時為民請命，故屢次官場碰壁。他六十九歲時在松江築玄圃、小蓬臺，經常會宴賓客，詩酒交酬，生活放蕩不羈。而他在詩文辭賦等創作上，能大膽革新，倡導古樂府運動，建立新的詩風，追隨者衆多，形成頗有聲勢的『鐵崖詩派』。他在書法領域，也能自闢蹊徑，脫出風靡一時的趙孟頫書風束縛，力追晉唐古風。其楷書吸收唐楷和漢隸的精髓，線條勁硬，時參章草隸意，氣息生拙古樸。他的草書更是張揚個性，恣肆古奧，狂放雄強，氣勢磅礴。《草書致松月軒主手札》寫有『乙巳到莒城』句，乙巳是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可知此帖書于他七十歲以後，內中『自兵火後，故人都如隔世』，『兩到盛港，而風輒引之返也，迨今悵然』，反映了对戰亂世道的悲憤心境。而『松月記久已脫稿，必欲老夫親筆登牋』，又透露了他晚年執著于詩文創作的認真態度。他晚年的草書奇崛古樸、天真爛漫，若此帖結字欹側多姿，間架結構不求平穩，然字與字間却能取得俯仰、抑揚的對應，跌宕有致；走筆果敢迅疾，大幅度跳躍，線條勁爽剛健，粗細、輕重、潤枯的對比鮮明，產生強烈的節奏韵律感。然在行筆中也時有圓婉的轉筆，通篇氣勢雄健奔放，而又具舒展俊逸的意韻，一變趙體的柔媚娟秀，在元末開出新書風。這種書

風也正是他苦悶、不滿和放浪不羈的性格和心緒的折射。此帖與他的《夢梅花詩序卷》（故宮博物院藏）的書風毫無二致，是其晚年的草書傑作。

顧安（一二八九—一三六八）是元代擅畫墨竹的名家，但他傳世獨立的書法作品極少，大多在他的畫幅題跋中窺見其書法風貌。此《行書和張士行七言詩帖》錄其自作詩二首，是不多見的詩文遺篇，而書法比題畫文字來得更自然真切。帖中書法結體較方正舒張，行筆圓潤沉穩，明顯受到前輩書法大家趙孟頫和鮮于樞的浸染，在婉麗中流出瀟灑。此帖與他《風雨竹圖軸》（故宮博物院藏）上的題字風格一致，帖上鈐有『縕真齋』朱文長方印，係柯九思齋室印，為是帖的流傳經歷提供了線索。

集冊中收入明代名家的書迹共十三通，其中著名書家、畫家的書帖為數居多。

劉珏（一四一〇—一四七二）是明前期的士大夫書畫家，曾官至山西按察僉事，年五十退職歸居家鄉長洲（今江蘇蘇州），以詩文書畫會友。他工畫山水，直承元末王蒙衣鉢，縝密鬱茂，是沈周的繪畫業師。明前期書壇趙孟頫的餘韻不絕，他的書法亦受趙體熏染，兼取李邕，故他的楷書、行書，在溫雅嫵媚中參入了勁健的筆意。他的草書出入懷素狂草，體勢開張雄放，筆法流暢飛動，近者又受宋克草書影響，筆畫中時露章草筆致，其草書跳出了趙孟頫的門庭，自有己意。此《草書李白詩帖》，錄李白名篇《送孟浩然之廣陵》七絕一首，此帖草法精絕，縱橫飛揚，氣勢雄放俊逸。與他的《草書七言詩軸》（上海博物館藏）相較，諸多文字如『州』、『黃鶴樓』、『見』等字，結體和筆法全然一致。此外《草書七絕詩軸》（故宮博物院藏）也與此帖筆法相同，是軸書于成化二年（一四六六），作者時年五十七歲，據此推斷《草書李白詩帖》應是相近時期所書。帖上自鈐『劉氏廷美』朱文印，與《中國古代書畫家印鑒款識》一書所載同文印記相合，為此帖的可信性提供了佐證。

姚綬（一四二三—一四九五）也曾進入仕途，天順中賜進士，成化初為永寧郡守，後解官歸故里嘉興，築室名丹丘。他擅長書畫，明楊循吉說：『綬善書，法鍾王，勁婉咸妙。』《書史會要》記『綬書類張伯雨』。他留傳的書法作品比較多，如《行書詩卷》（上海博物館藏）、《行楷書夜行詩卷》（故宮博物院藏）、《行書送張文元詩并序》、《草書七言古

詩卷》（均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等。收入本冊的《行書七言詩帖》書體方正，用筆粗重雄渾，取上述諸作與此帖比較，有較多張雨遺意。後三卷與本帖的書風極為相近，形體較為清瘦，并有右上傾側之勢，下筆細勁率直，風神俊秀清逸。《行書送張文元詩并序》書于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姚綬時年七十三歲，則與其書風相近的此帖也應是同一時期所書。

明中期吳中祝允明（一四六〇—一五二六），是一位精研古法，擅長楷、行、草各體的多能書家，王世貞《藝苑卮言》評道：『京兆楷法，自元常（鍾繇）、二王（羲之、獻之）、永師（智永）、秘監（虞世南）、率更（歐陽詢）、河南（褚遂良）、吳興（趙孟頫），行草則大令（王獻之）、永師、河南、狂素（懷素）、顛旭（張旭）、北海（李邕）、眉山（蘇軾）、豫章（黃庭堅）、襄陽（米芾），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真足上配吳興，他所不論也。』他天資聰敏，五歲即能作徑尺大字，早歲和青年時得到外祖父徐有貞和岳父李應禎的指授，主宗晉唐。文徵明跋祝允明《月賦》謂：『枝山先生，武公（徐有貞）外孫，太僕（李應禎）之婿也，早歲楷法精謹，實師婦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蓋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中年以後他又學米芾和趙孟頫，增益溫雅之意和跌宕之勢。及至晚年，他將晉韻、唐法和宋意糅和在一起，以韻和法為手段，以抒情為目的，建立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的風格。

其《行草書手札》是一件行書偏草的書作，書風與《草書自書詩卷》（上海博物館藏）、《行書致款鶴札》（故宮博物院藏）十分相近。結體欹側多姿，用筆豐潤沉厚，字間不連屬，然筆勢相綴俯仰，氣脈相貫。草體本于懷素小草，又有米芾的跌宕姿媚、黃庭堅的勁健舒張，為其行草書的典型風格。《行書跋沈周山水》是一件行書偏楷的書作，此帖書風取法二王，兼法趙孟頫，結字較為規整，行筆圓婉、溫雅，無奔逸狂肆之態，為其悉意師承晉人法度之作。傳世《行書育齋記卷》（上海博物館藏），也是一幅字形較為規整的行書作品，筆致圓潤，轉筆柔順，係從二王出而糅和趙孟頫的筆法，與《行書跋沈周山水》同一體貌，應是祝氏中年時的書作。

王穀祥（一五〇一—一五二八）是吳門書派的傳人，官至吏部員外郎，後辭官歸家鄉蘇州，拜在文徵明門下，學習書法和繪畫，擅長設色和水墨花鳥畫，格調清雅，深得文氏花鳥畫真諦。書法直襲其師，上追趙孟頫。王世貞《藝苑卮言》謂：

『王吏部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行書咏美人詞》爲行中帶楷的書作，字體平穩妥貼，行筆含蓄勻淨，得趙體的端整溫潤之氣，并有文徵明的清俊高明之格。此帖與《致白閑張先生札》（故宮博物院藏）的書法格調甚爲相近。然他的行書結體稍嫌平板，不及文徵明之婀娜多姿，筆法也缺少剛柔抑揚的豐富變化，故而有『乏雅致』之譏。

明代官員和文人爲應付科舉考試講究書寫規整的需要，從小都努力學習法帖，雖非『墨池盡黑』的專業書家，也能寫得一手頗見功力的字。集冊中收有明代著名官員和文人的書帖，可窺見明季總體的書法水準和各時期的書法風尚。

王守仁（一四七三—一五二八）是明中期著名的哲學家、學者，並是一位在政治上頗有建樹的名臣。他改造宋代理學，建立提倡『心即理』、『致良知』、『致知格物』的『心學』哲學體系，對後世思想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書法上亦有自己個性，《紹興志》認爲：『新建（王守仁正德十六年封新建伯）善行書，出自《聖教序》，第波豎微不脫張南安（弼）、李文正（東陽）法耳，然清勁絕倫。』而朱長春評道：『公書法度不盡師古，而道邁冲逸，韵氣超然塵表。如宿世仙人，生具靈氣，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學也。』此論較爲中允，王守仁書法的確不拘一家一法。觀集冊中《行書致舫齋手札》，略有《聖教序》的影子，字體修長，然而大小錯落，不求規整；用筆隨意，不盡中鋒，時露偏鋒，每有伸展過度之筆，形狀乖張，與古法是有相當距離的。但是寫來自然、舒放，自有一股冲逸超邁的書卷之氣。

莫是龍（一五三七—一五八七）爲晚明松江著名文士，工詩古文辭，然僅補郡博士弟子，一生未出仕。明何三畏《漱六齋全集》記載：莫是龍『工詩古文，書法無所不窺，而獨宗羲獻、蘇米，楷宗鍾繇』。又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是龍小楷精工，過于婉媚，行草豪逸有態。』集冊中的《行書題小米雲山卷》確是寫得停勻秀媚，雖豪雄不足，然自具清新瀟灑之氣，與他的人格、志趣互爲表裏，爲典型的隱逸文人書法氣格。

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爲晚明又一位隱居逸士，他精通詩詞，尤小品散文風致清新。二十九歲焚去儒服，絕去仕進，結茅崑山，後居東佘山，以詩文爲寄。也能畫梅、竹和山水，他與同郡董其昌爲藝文至友。他的書法在蘇、米之間，既有蘇字的自然灑脫和雍容，又具米芾的沉着爽勁，還受董其

昌秀逸書風的影響，格調虛和蕭散。《行書唐解元贊》是一通帶有禪意的偈語式贊語，反映了明末文人參禪風氣的盛行。其書法在蘇體中參入了黃庭堅的筆意，殊爲別格。

文震孟（一五七四—一六三六）是文徵明之曾孫，曾官至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書法秉承家學，取文徵明之滋潤溫婉，由宋人直窺晉人，又受董其昌影響，書格不失虛和舒徐之意，然筆力較柔弱，少淳厚之氣。此《行楷陶弘景語》寫得較爲規整豐腴，意在學蘇字意韵。

鄒之麟（萬曆至順治間）在弘光時曾遷都憲。工古文詩詞，又長山水，書法不顯名。《行書手札》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所藏兩幅《行書扇面》相較，書體都奇奧樸拙，用筆方勁，時有圭角鋒棱顯露，產生拗倔之意，頗有自家特徵。

集冊收入清代書帖二家，分別爲畫家吳歷和書家查昇。

吳歷（一六三三—一七一八），爲清初山水畫大家，與四王、惲壽平合稱爲『清六家』，他的書法以蘇軾爲宗，豐腴厚實，然而字體過于扁平，行筆乏抑揚波折變化，缺少蘇字灑脫姿媚之趣。《行書五言詩札》是他典型書風之作。

查昇（一六五〇—一七〇七），康熙朝任少詹事，他的書法追蹤董其昌，深得神韵，獲康熙帝眷寵。其《行書七言詩帖》，得董字形神，然不免有流滑之弊，將董字寫得俗化了。

在集冊中還有幾位書家，如元張養浩，明劉廌、鄭節時諸人，都曾擔任一定官職，不失爲歷史名人，但是他們的書迹幾乎難覓踪影，這幾頁書帖的出現，爲研究他們的書法風貌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駐想瑤波 思接千載

——宋元明清名家翰墨賞析

沈培方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序》曰：『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本冊所刊宋元明清四朝名家翰墨珍品，係當代著名書畫家、書畫鑒定家謝稚柳、陳佩秋先生傾畢生心力和超凡的目力積聚皮藏。世事沉浮，藏主悉心珍護『勝于明珠寶馬』，并最终讓這些珍貴的翰墨珍品呈現于世。飽覽之餘，愈信文忠公所云：『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誠為千古至言。

爲了讓觀者更從容優游地品賞這些名迹，應編者之請，筆者不揣謏陋，以逐篇賞析的形式，試圖讓觀者走近前賢，進入這些『翰逸神飛』的法書珍品，徜徉其中，靜賞遷想。臨紙秉筆，駐想瑤波，思接千載，祈願這些倉促寫成但是真切的文字能爲觀者帶來感悟、啓發和愉悅，將是筆者莫大的榮幸和欣慰。

洪邁（一一二二——一二〇二），南宋著名文史學家，著述極豐，所著《容齋隨筆》，乃千古不朽之作。其長兄洪适精文字學，著有《隸釋》二十七卷，享有世譽。二兄洪邁則長于文詞，一門昆仲有『三洪』之稱。洪邁書法成就極高，但爲文名所掩，故傳世墨迹稀見而尤爲珍貴。洪邁書風酷似蘇軾，如所見跋歐陽

修《集古錄》，即深得蘇書三昧。

此件墨迹爲一信札，受書人及年代均待考。但從信的內容可推知，受書人的地位應高于洪邁，且涉及謝忱問候受書人母親諸事，故書者一變『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蘇軾《石蒼舒醉墨堂》詩句）的平日率意書風，臨紙落筆，如對至尊。爲了表達書者真切的感銘之情，洪邁在書寫此札時當是神閑氣定，故能字字精到，行行入欄。點畫交待清晰，絲絲入扣但了無刻意造作，結體雍容端莊却毫不拘謹板滯。尤爲難能可貴的是，書作經意或不經意間傳遞了前賢大書家楊凝式《韭花帖》的神韻，其間如『賜』、『蒙』、『甚』、『陳』、『伏』、『察』等字，深得《韭花帖》中諸相同字之形神三昧，既體現了洪邁深厚的書法傳統功力，又顯示了其融會貫通，『古化爲我』的才華。作書能達到『推求』而又能『信手』的境界，實在是坡翁作書的初衷。

本帖高古靈秀，于洪邁平日書風本色外別開生面，莫非是書者書寫此札時正與楊凝式有着息息相通的感銘之情，故能『神融筆暢』得此神來之筆，在蘇米書法風靡的兩宋書壇留下了此件清挺而獨特的稀見墨寶。

嘉邱新茗頗佳仰恃

眷予之素輒以十片分納

燕几聊備

虞晏之須儻蒙

台慈闊略輕微之罪特賜

容留不勝幸甚邁已拜稟

邁少稟適得

嘉邸新茗頗佳仰恃

眷予之素輒以十片分納

燕几聊備

虞晏之須儻蒙

台慈闊略輕微之罪特賜

容留不勝幸甚邁已拜稟劄之

敬茲不敢復縷陳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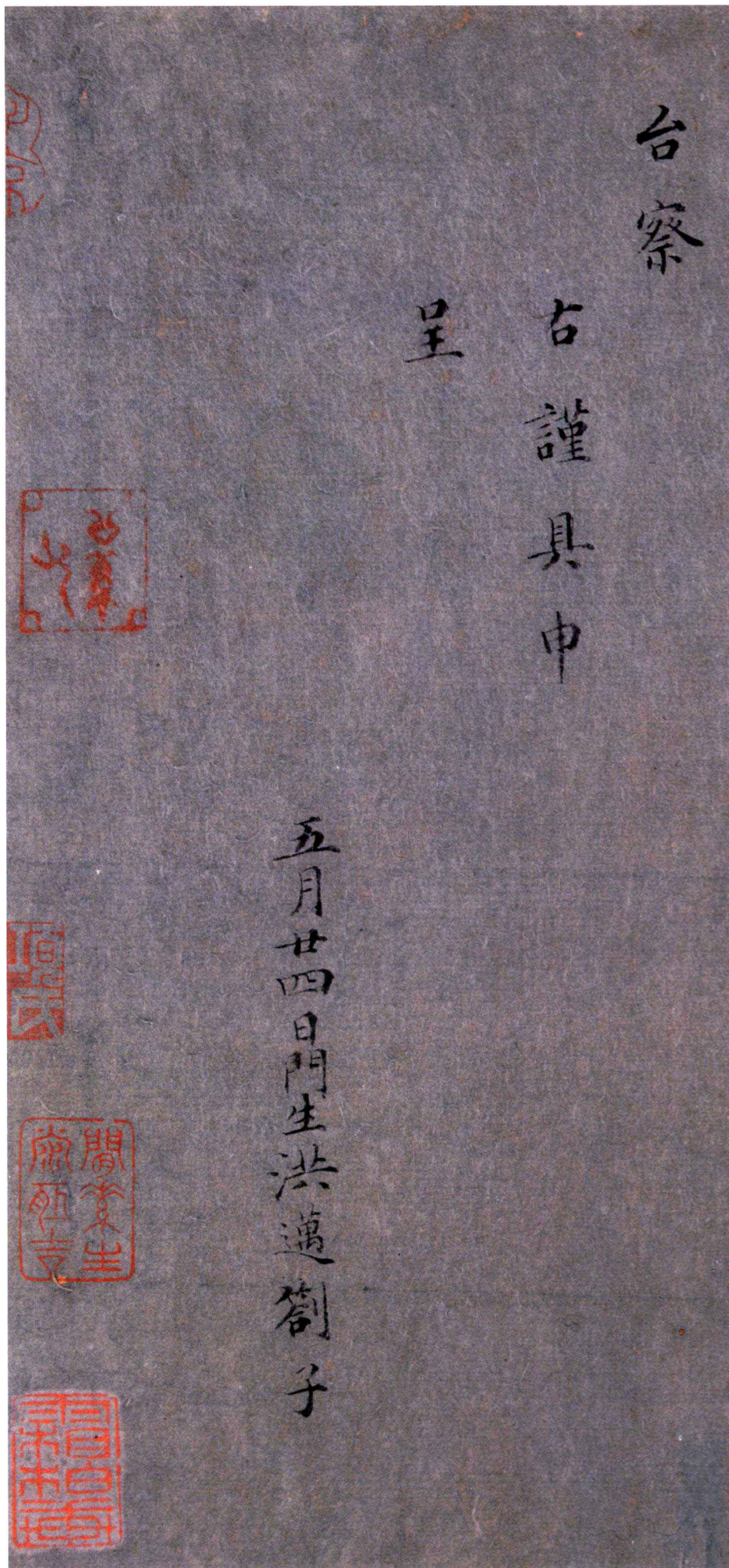
台察

古謹具申

呈

五月廿四日門生洪邁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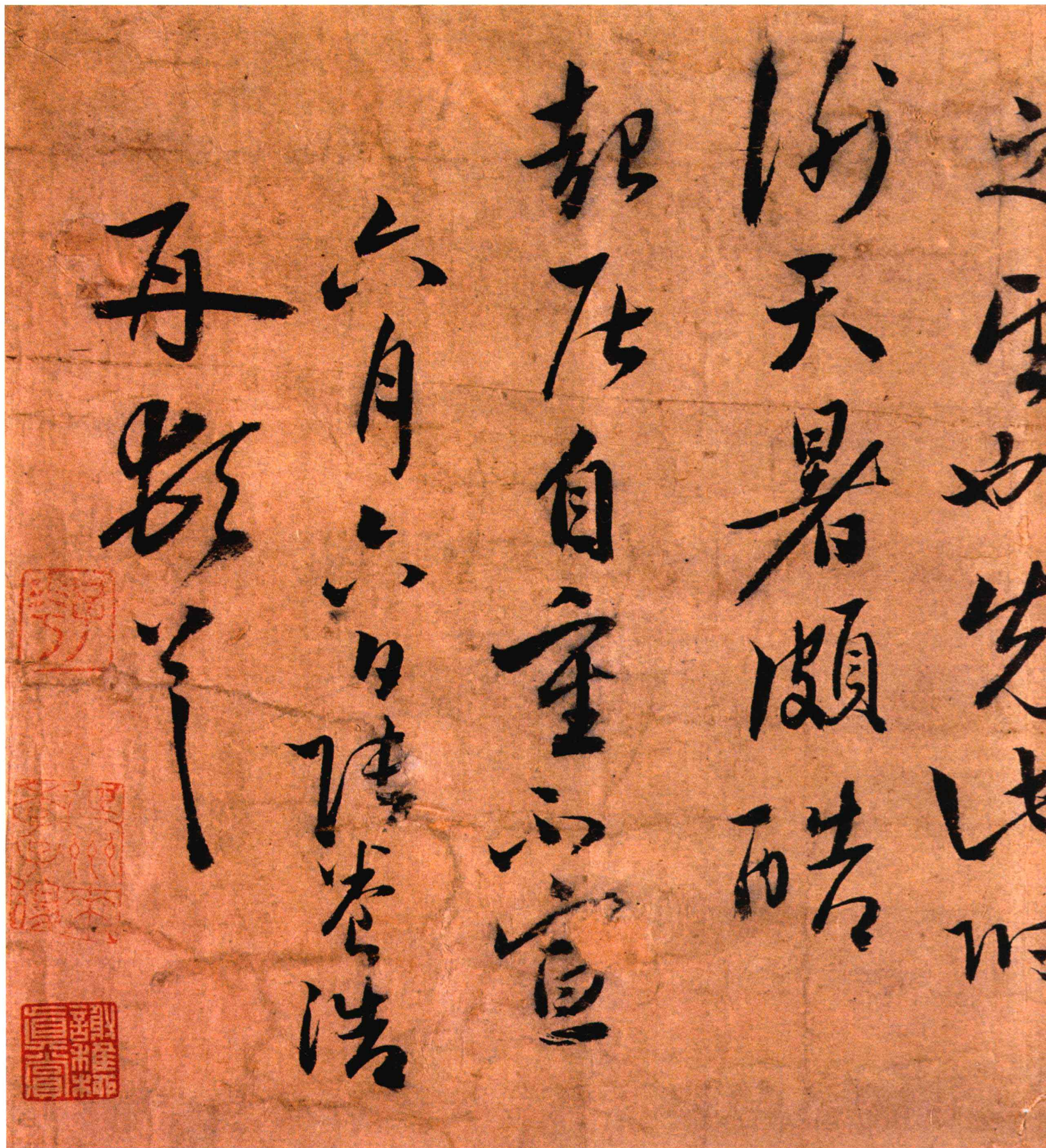
宋·洪邁 楷書新茗帖 紙本 縱二五厘米 橫三二·五厘米



昨與



元不玄紙頓開
茅室不勝敬
差次浩烈
一晤形尚左仲秋



元·張養浩 行書暑酷帖 紙本 縱一九·五厘米 橫三六厘米

元不玄祇頓以
茅牙室去不勝
差次浩烈
晤形尚左仲



提及張養浩（一二六九—一三二九），稍有文學常識的人便會脫口吟誦出他的千古名篇《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官闕萬里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作為一代散曲大家，朝廷重臣和著名隱逸，他的書名與陸游、張孝祥等文學巨匠一樣，被其顯赫的詩文名聲所掩蓋。加之元代戰亂頻仍，張養浩的書迹隨之亦多灰飛烟滅，留傳至今者稀如星鳳。隨手檢閱手頭的書法著錄，包括《元史·張養浩傳》等史籍，也僅記錄他的政績、文才和隱迹等，于其書法未見提及。由此，這件僅見的張養浩的手札，無疑成了珍貴的傳世墨寶。張養浩生于南宋末元朝初，年齡僅小趙孟頫十四歲，其時，離趙氏書風籠罩的年代尚相距甚遠。

《行書暑酷帖》，係張養浩與友人『玄談』意猶未盡後于翌日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札，款署『六月六日』，然未詳確切年代，

受書人也不可考。但從『足下』的稱謂和信的內容推測，受書人應為張氏平輩知交。信中坦露了與友人暢談後『頓開茅塞，不勝敬羨』的感慨與相約當年『仲秋之望（每月十五謂望）』再度晤談的美好願望。由于是相知彌深的老友，又是在張養浩『刻下行矣』匆匆惜別的情境中秉筆直書，故此書寬博暢達，了無滯礙，氣息與南宋末期之書風息息相通，可窺見其廣泛取法兩宋諸家如蔡襄、范成大、朱熹、宋高宗而融會貫通的時代風貌和個人書風。從書信傳遞的內容來看，極可能是張養浩晚年歸隱之時的生括寫照，以此推之所作體貌或是其晚年獨特書風。又由于是『感惠徇知』（孫過庭《書譜》語）使然，書札一氣呵成，雍穆豐潤，毫無造作，與元代甜美的時風判若涇渭。感謝墨迹的藏主以獨到的慧眼與膽識，在波詭雲譎的特定時代發現并深藏了這件稀世墨迹，使觀賞者有緣一睹這位元散曲大家的手澤，因而彌足珍貴。

士行張大也訪二首依韻呈求教一
結廬依山遠市麓小窗幽潤初客方諸孫
也得偏書米世元無餘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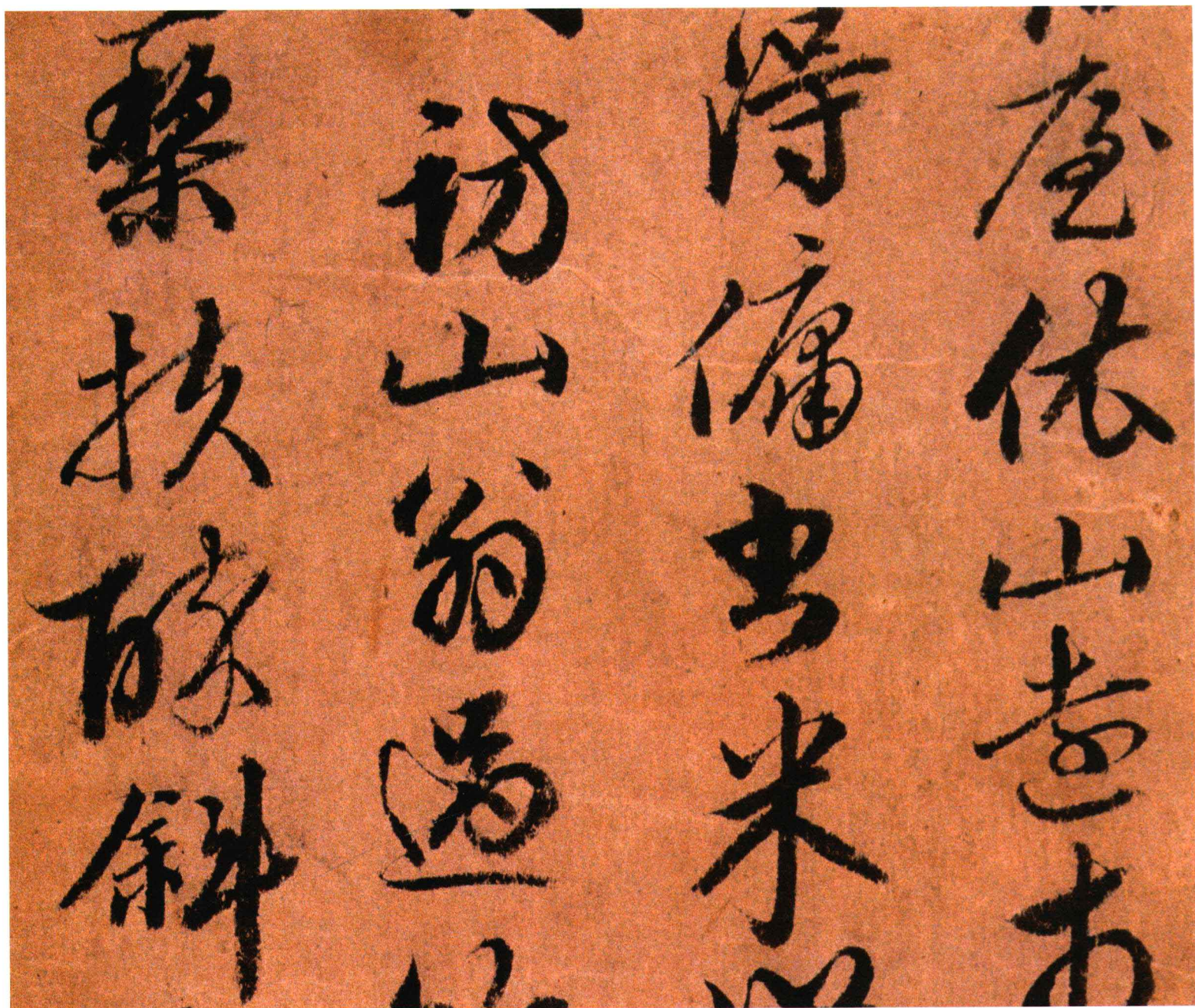
特訪山翁過竹西翠蘿紅葉暎茅茨
杖藜扶醉斜陽外身在畫圖元不知

孟冬五日老友顧安寄

良輔徵大畊漁軒

此二詩俱用後一全句





此顧安行書七絕兩首。據首行「士行張君近詩二首依韵錄呈求教一笑」及落款「孟冬五日老友顧安寫寄良輔徵君耕漁軒下」諸語可知，所述係文人互相酬唱交流的雅事，受書人張士行、良輔（徐達左）與顧安乃是友情彌深的「老友」。詩中展現了文人優裕閑適的生活境遇和對世事歌舞升平的贊頌，故行文優雅暢達，書風恬靜流美，將觀者引入杖藜扶醉，如在畫中行的意境。顧安身當趙氏（孟頫）書風盛行的時代，自然較為明顯地受到趙書的薰染。但精于丹青，尤其是擅于畫竹的顧安，因其湛湛的學識，非凡的繪畫修養與個儻不群的名士風度，使他的書法分明與趙孟頫那種御用文人的嚴整莊肅的書風不類。顧安嘗與隱逸高士倪雲林合作過《古木竹石圖》，是時文人雅士相互陶染，故在顧安筆下，那種擺脫八法羈絆，抒情寫意的率真表現得更為充分。從詩的末行「此二詩具用後一全句」（指張士行原詩末句）的補跋中可見「老友」之間心心相印，聲氣相通的默契，又可從款末「耕漁軒下」諸字的恢諧灑脫，感悟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蔡邕《筆論》語）的要妙以及因「感惠徇知」（孫過庭《書譜》語）而流淌筆端的輕鬆自然之趣。